

從「BL 妄想」看另類情慾建構

以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為例

張瑋容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 人間創成文化科學研究科 性別學際研究所)

BL (Boys' Love) 是日本少女漫畫界於 1970 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次領域，專指描繪男男愛戀／性愛關係的文本。過去國內的 BL 相關研究傾向將 BL 視為一種挑戰既有性別秩序的酷兒式閱讀與情慾實踐；然而本文則聚焦於 BL 最重要的元素「妄想」，強調腐女 (BL 愛好者) 的妄想實踐之動態面向，藉由分析 BL 妄想的基本架構與妄想實踐的過程，探討腐女如何透過將男性情誼解讀為 BL 配對，來實踐另類的情慾建構。

筆者挑選日本及台灣的「執事喫茶」，對於男性服務員扮演執事進行服務的過程作參與觀察，並訪談台灣腐女消費者的妄想實踐，得出以下結論：一方面，腐女與妄想對象之間保持距離，使腐女得以自由地對男男關係進行各種解讀；另一方面，BL 妄想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它填補了男男同性情慾與同性社交之間看似連續的斷裂。透過 BL 妄想，腐女得以跳脫「女性讀者→男角」這種異性戀式的單向投射，去進行更抽象的對理想戀愛關係的共鳴。而考察「執事喫茶」的例子，則更能凸顯妄想實踐的動態過程，即腐女與執事雙方的演繹與互動，不但實現了妄想的情境，亦使腐女實際經歷如何在主體與妄想對象之交互關係不斷改變的狀況下，調整主體之自我位置與妄想客體之間的距離，以確保 BL 妄想的建構空間，並從中創造適切的歡愉。

關鍵詞：情慾、台灣、腐女、妄想、同性社交

一、研究目的

隨著情慾解放與社會發展，社會上對於女性的自主性情慾建構越來越寬容，其建構方式也越來越多元化。跳脫了身體接觸與性快感的連結，女性的情慾建構與實踐，還有怎樣的可能性？關於這樣的現象，筆者注意到的是近年來相當受到矚目與討論的「腐女」族群。「腐女」這個稱呼源自於日本，指的是喜愛以男男愛戀關係為題材的漫畫或小說等 BL（Boys' Love 的簡稱）作品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蔑稱，而腐女們閱讀的 BL 作品中所描繪的男男關係，是指由兩名（通常擁有相對或互補屬性的）男性角色所組成的「配對」（coupling／カップリング），但這樣的男男配對並不同於男同志，而是僅存在於想像中的「（擬似）男同性戀」關係（榊原史保美，1998；東園子，2010）。然而，究竟腐女們從閱讀這樣的男男戀愛關係中獲得了什麼樣的歡愉？而這樣的情慾建構又有著怎樣的另類意涵？

以此做為前提，筆者將聚焦於占據 BL 文化之核心位置的「BL 妄想」，試圖從中探討情慾的意義。筆者在本文中嘗試分析的「妄想」，是沿用日本動漫畫領域中的專有名詞，¹ 並直接使用其漢字來表述。在日文的脈絡中，「妄想」一詞是指對毫無根據的空想深信不疑，多被運用在精神分析或精神醫學領域中指稱心理異常的病理狀

致謝辭：本文以筆者的碩士論文、以及 2012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之口頭發表為基礎改寫而成。除感謝十多名受訪者協助訪談之外，並要由衷感謝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創成研究科之館かおる教授與棚橋訓教授的指導與鞭策，以及 2012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的評論人江斐琪教授、和本次投稿的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最後要感謝與我同在日本留學的妹妹，一直以來在生活上的支持與陪伴。

1 例如漫畫《妄想少女御宅系》。作者為紺野夏生，在日本為雙葉社出版，台灣則由尖端出版社代理出版。

態。²然而在動漫領域中，「妄想」指的是主體以動漫作品的「原作」為基礎，對原作中的人物關係、故事發展等進行自我解讀，並以自我滿足為目的，在腦海中進行想像與創作，且將之無限生產下去的行為，³尤其是腐女對男男關係所進行的「BL 妄想」，更是與女性情慾密不可分。因此，筆者認為這種「妄想」較接近 *fantasy* 的概念，因其與慾望、想像與愉悅的創造息息相關。Jacqueline Rose (2004) 指出，*fantasy* 是一種可以與現實世界的許可或義務無甚關聯的愉悅世界；並且正如 Irigaray (Irigaray, 1977/棚沢直子等譯, 1987) 所批判的，女性的情慾並不是一種被閹割的、被動的、永遠只能與男根做連結的窄化型態。在此，筆者認為將「BL 妄想」置於 *fantasy* 與情慾的脈絡下探討，將能看出一種位於想像空間、與性器接觸或性快感不一定直接相關的愉悅，並進一步探究這種情慾建構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欲從「BL 妄想」中解讀腐女的情慾建構，則必須將焦點放在與妄想環環相扣的一連串動態過程——筆者稱之為「妄想實踐」——上，而關注當情境或脈絡並非必然與 BL 直接相關時，這樣的妄想實踐是否仍為可能，以及在妄想實踐的過程中，主體與妄想對象之間存在著互動關係時，其妄想實踐是否更為複雜等問題；這麼做將更能清楚看到腐女做為主體如何展現情慾建構的能動性。因此，為了清楚檢視妄想建構的過程，筆者將以腐女在「執事喫茶」⁴——亦

2 綜合《大辭泉》、《大辭林》之定義。

3 例如東園子 (2010) 將所謂把原作中的男性角色進行配對，並以此為主題而自創的二次創作「やおい」(Yaoi) 之愛好者群體，稱為「妄想的共同體」(妄想的共同体)。

4 「執事喫茶」於 2006 年在日本誕生，日本第一家「執事喫茶」的成立，是由顧問公司企劃，在網路上架設部落格 (<http://blog.livedoor.jp/ks2153/>；該部落格在企劃結束後就終止營運，目前成為僅供閱覽的狀態)，募集喜愛動漫的女性們

即實現歐洲貴族宅邸中，執事對大小姐無微不至的服務與奉獻的想像圖，以做為賣點的咖啡廳——所進行的妄想實踐為例，透過觀察這種非限定為 BL 情境下（見註解 4）仍為可能的 BL 妄想實踐，來分析「BL 妄想」的動態過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種質性研究方法。首先，筆者挑選日本的「執事喫茶」一間，及台灣的「執事喫茶」兩間（ㄣ店與ㄣ店）進行參與觀察。⁵除了參與觀察之外，並對台灣的「執事喫茶」ㄣ店的其中一名執事服務人員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執事喫茶」實際運作的狀況。選擇日本和台灣的「執事喫茶」做為參與觀察對象的理由，是因為台灣的「執事喫茶」深受日本影響，並且多數消費者對於台日「執事喫茶」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甚至曾去過台日兩店的消費者並不在少數，因此透過對兩國「執事喫茶」進行觀察，可看出兩者的差異如何影響台灣腐女的「BL 妄想」實踐。

此外，為了闡明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筆者找了 15 名實際去過「執事喫茶」的台灣腐女⁶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

（該部落格原本使用的稱謂是「オタク女」〔女性御宅族〕，而非「腐女子」〔腐女〕，部落格上也言明此「執事喫茶」並非專為腐女而設計）對「執事」的想像與意見，最後由大型書店出資，終於在東池袋一帶被稱為「宅女聖地」的「乙女之路」（乙女ロード）開設（杉浦由美子，2006b）。

5 台灣兩間「執事喫茶」均位於台北，主要田野場域為ㄣ店，但該店已在 2012 年 3 月歇業。

6 這 15 名受訪者中的受訪者 C 其實並非腐女，而是純乙女向的動漫愛好者。但由於她的經驗亦具有參考價值，因此仍列入受訪名單，文中亦曾引用她的訪談內容。此外，筆者亦訪談到一位腐男（受訪者 J）。雖然本研究主要設定的研

她們接觸 BL 的經驗，以及在「執事喫茶」的體驗。透過這些訪談，可以看出腐女如何將從接觸 BL 作品的經驗中習得的「BL 妄想」架構，實際運用在「執事喫茶」的體驗上，並從中分析「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

三、BL 的妄想美學

BL 起源於日本，是從 70 年代的少女漫畫革命中發展出來的次領域。當時，少女漫畫逐漸發展茁壯，但其內容卻不免出現陳腐老套的趨勢，被稱為「花之 24 年組」⁷的漫畫家們懷著對此現象的不滿，與想為少女漫畫帶來革新的熱情，因而開始創作所謂的「少年愛」漫畫。這些漫畫家筆下的人物，是以女性的理想型為基礎所創造出來、有著纖細身體、雌雄莫辨的異國美少年；而這些異國美少年之間的同性愛戀情，則表現了高度官能、情色的女性幻想世界（米沢嘉博，1980）。在此，首先要瞭解的是，異國背景的設定之於少女漫畫的革命性意義。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在戰敗重建的過程中出現了崇美風潮，但相對的，歐洲博大精深的歷史，形成了與美國迥異的魅力。因此，基於對歐洲的幻想與憧憬，許多少女漫畫家紛紛開始以精緻逼真的畫風，創作以歐風舞台為背景的作品。而「花之 24 年組」的漫畫家們，就是受到這股歐風美學的影響，因此自主發起了將歐洲

究對象為腐女，但腐男的經驗與情慾面向，也可拿來與腐女相互對照。所有受訪者的資料，請參見附錄。

- 7 指竹宮惠子（1950-）、萩尾望都（1947-）、大島弓子（1947-）等少女漫畫家。由於她們都是昭和 24 年前後出生，因此被稱為「花之 24 年組」（石田美紀，2008）。

世界精緻呈現於漫畫中的修業與風潮。然而，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少女漫畫中所呈現的歐洲世界，其實並不能說是真實歐洲社會的再現，而是在憧憬、實際體驗、想像力等相互作用之下，透過少女漫畫的表現方式，所生產的幻想美學（石田美紀，2008）。

基於對歐洲的憧憬而建構的幻想美學，也與 70 年代少女漫畫的另一個革命性的現象——「耽美」——息息相關。在「少年愛」的作品中呈現的「耽美」風格，即為對於歐風少年與男男性愛關係的描繪。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歐風少年」與「男性同性愛」這兩大特色同時體現在「少年愛」作品中。石田（2008）指出，「少年愛」作品的出現，至少與以下兩股歷史淵源有關。首先，「少年愛」這種描繪男男情慾關係的作品，從稍早前就存在著。例如作家稻垣足穗（1900-1977）於 1968 年出版的《少年愛の美学》，獲得第一屆日本文學大賞，使「少年愛」這個創作範疇終於獲得矚目，往後的「花之 24 年組」漫畫家的少年愛創作亦深受影響。其次，深受三島由紀夫影響，追求歐風精實男體的官能美學，並賦予「所有階級、種族、文化上的對立都透過情慾表現而被解體、並且均等化」（雜誌《血與薔薇》之引言，引自石田美紀，2008: 121）⁸ 的政治意涵，在 60 年代形成一股「男性以男性肉體談論並表現政治」的風潮。然而，進入 70 年代後，隨著三島去世，談論男體不再只是男性的特權，取而代之的，是少女漫畫家用女性的觀點，以不同於上個世代的方式，去描繪她們理想中纖細柔軟、雌雄同體的美少年，以及美少年之間的「少年愛」。於是，歐風男體的形象從肉體官能到纖細少年，其意義從男性主導的政治性象徵，轉變為女性建構幻想美學的對象，即為「少年

8 筆者自譯。

愛」漫畫帶來的一大重要意義（石田美紀，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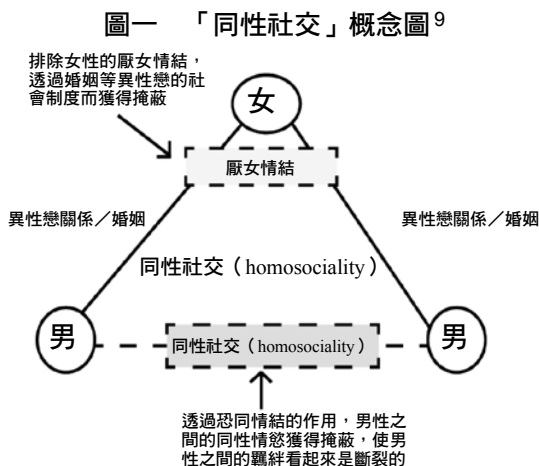
然而，這種女性眼中的歐風美少年的性愛關係，尚有另一層重要意義：雌雄莫辨的纖細美少年，對女性讀者而言，是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身體（藤本純子，2001）；再者，架空或異國舞台、且通常處於封閉環境（如封閉的貴族階級社會或有著嚴密規則的教會學校）的故事設定，一方面增強了少年愛的幻想色彩，一方面也容許讀者保有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之間的距離，以便安心地享受作品中的幻想美學。並且，由於女性讀者無法介入「少年愛」的性愛關係之中，因此可以避免在閱讀異性戀的性愛作品時，同樣身為女性的自己，對於書中被當成性客體的女性角色，總是無法避免對號入座的危機感（上野千鶴子，1998）。簡言之，對於「少年愛」的女性讀者而言，歐洲與少年愛這兩個元素，同樣發揮了「製造距離感」的效果，也因此在少女漫畫中開拓了一種新的幻想美學。

當時「少年愛」的作品雖然蔚為風潮，但早期仍受到以男性為主的出版社的強烈否定與打壓，終於在 70 年代尾聲，出現了諸如《JUNE》和《ALLAN》等主打女性市場的少年愛雜誌。透過這股「耽美」風潮，形成一個特殊的「娛樂教養」體系（石田美紀，2008）。80 年代以後，又出現另一波不同於原創「少年愛」的風潮。這個時期的作品，多半是挪用原作的設定或背景所生產的二次創作，內容不再像「少年愛」時期那樣細緻、描寫主角內心的各種糾葛與愛恨情仇，而是充斥著性愛場面的描寫，品質也參差不齊。因此這時期的作品被戲稱為「沒高潮，沒起伏，沒意義」（ヤマなし、オチなし、イミなし），並取各句的日文字首組合而成「やおい」（Yaoi），就成了這個新類別的名稱（榊原史保美，1998；水間碧，2005）。接著進入 90 年代之後，主打原創男男戀愛故事的漫畫單行本《ビー

ボーイコミックス》和雜誌《マガジン BE×BOY》創刊，促成了「BL」這個新名詞的誕生。此時期的 BL 作品所描繪的男性身體，已逐漸偏離少年愛時期的雌雄同體，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帶有明顯雄性特徵的描繪，而故事設定背景也逐漸貼近作者／讀者的現實世界（例如上班族、或青春校園故事等）（藤本純子，2001）。隨著商業化與全球化的擴張，BL 超越了原本動漫畫或小說的領域，其觸角擴及遊戲、CD 廣播劇、電影等產業，甚至在海外也廣受歡迎（杉浦由美子，2006a）。

以上即為 BL 在日本漫畫界的發展史。從 70 年代「少年愛」作品的崛起至今，雖然在內容上呈現多元發展，所描繪的男性身體形象也逐漸脫離過去對於纖細歐風男體的憧憬，但這 40 多年間仍保持屹立不搖的，是構築「BL 妄想」的基本要素。以下，筆者將引用日本學者東園子的研究，來分析「BL 妄想」的構造。東園子（2009）根據 Eve Sedgwick 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概念，以分析 BL 攻受關係的構成。首先，先簡單說明「同性社交」的概念。Sedgwick（Sedgwick, 1985／上原早苗、龜澤美由紀譯，2001）引用 René Girard 的慾望三角形概念，對男性的同性關係進行分析。她指出，男性的同性關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如女性同性關係那樣親密，但實際上男性的同性關係，卻也是綿密相連的連續體。Sedgwick 將男性之間這種綿密而連續的關係稱為「同性社交」，並舉了很多文學作品為例，說明當兩名男性為了競爭同一名女性、而形成由二男一女組成的三角形，其中互為情敵的兩位男性之間的同性關係，反而比兩位男性分別與女性所構成的異性戀關係來得緊密。而在這個三角形中，恐同情結與厭女情結亦同時作用著。一方面由於恐同情結，使男性們分別與女性發展異性戀關係，以便掩蔽可能存在於男性之間的同性慾

望。同時，女性的存在卻又被視為可能破壞男性之間神聖而緊密的同性羈絆，因此為了加強男性之間的羈絆，必須將女性排除在外。但這並不意味著異性戀關係就應被截斷，相反的，維持異性戀關係不但可以掩蔽上述的恐同情結，同時也發揮了掩蔽厭女情結的效果（如圖一）。



東園子（2009）引用上述概念分析 BL 的結構，她進一步指出，男男的同性情慾關係與同性社交關係之間，存在著看似斷裂、但其實非常隱晦的連續性，而這連續性正是構成 BL 攻受關係的重要條件。此外，東園子（2010）更進一步將研究焦點聚集在以「原作」¹⁰的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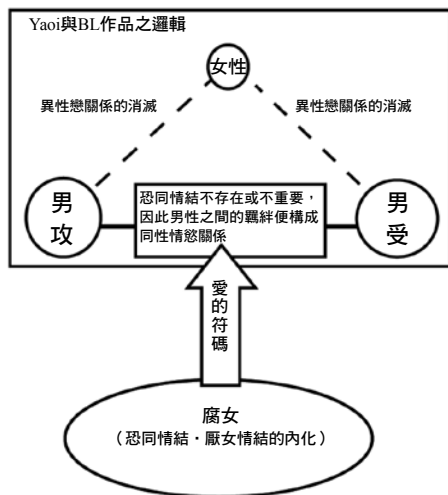
9 圖一為筆者根據 Sedgwick 的同性社交概念而繪製（Sedgwick, 1985／上原早苗、龜澤美由紀譯，2001）。

10 在此特別將「原作」加上引號，是為了表示並不侷限在文本作品，像是一般日常生活中見到的男男關係，甚或桌椅等無機物擬人化之後，也可以被解讀成 BL 的關係，因此這些都可以被當成「BL 妄想」的「原作」。

男關係為基礎的二次創作「Yaoi」，將這種以「原作」中的人物關係圖為主要消費對象的模式稱之為「相關圖消費」，意即，把「原作」當中的男男關係抽出，並在這關係中填入「愛的符碼」，如此一來，便能將「原作」中的男男關係解讀為 BL 特有的攻受戀愛關係，以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而這就是所謂「Yaoi」的「相關圖消費」法則所帶來的醍醐味。

雖然以上東園子所分析的架構是以二次創作「Yaoi」為基礎，但筆者認為，若將此架構擴大解釋，亦可推廣應用在包括原創與二次創作的 BL 作品邏輯，以及腐女所進行的「BL 妄想」之架構。在此，筆者將結合 Sedgwick 與東園子的觀點，將涵蓋所有（擬似）男同性戀情結的「BL 妄想」構造繪製成圖（如圖二）。

圖二 BL妄想架構圖¹¹



11 圖二為筆者融合 Sedgwick（上原早苗、龜澤美由紀譯〔Sedgwick, 1985〕，2001）的同性社交、與東園子（2010）的相關圖消費概念而繪製。

圖二上部的方框表示 BL 或 Yaoi 文本當中，不存在（或消滅）異性戀關係、以攻受關係為基底的創作邏輯。這樣的男男情慾關係之所以成立，是由於愛的符碼的填入（例如原創 BL 文本中作者設定的攻受關係，或 Yaoi 二次創作中對原著男男關係的配對解讀），使恐同情結不存在（或不重要），進而合理化攻受的男男情慾關係（圖二之下半部）。然而，恐同情結與厭女情結不存在於「BL 妄想」成立的邏輯當中，並不代表腐女與整個「BL 妄想」的架構就與之無關。例如，腐女對於「自重」的自我約束（北村夏実，2010），或是過度美化的攻受配對的妄想背後，可能存在著腐女對於現實世界男同志情慾關係的抗拒（堀あきこ，2007），這些都顯示了恐同情結內化之潛在可能。此外，厭女情結則表現在排除與男角持有異性戀關係的女角、或對於擁有特定女性特質（例如軟弱、使用眼淚當武器、對男性諂媚等）的女角之批判上。

至此，筆者分析了 BL 的起源、發展，以及「BL 妄想」的基本架構，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 BL 文化如何在台灣落地生根，並透過訪談結果，探討「BL 妄想」如何在台灣被學習與實踐。

四、「BL 妄想」在台灣의 移植與建構

要談 BL 在台灣的发展，不能不提及 1962 年一連串針對漫畫內

容進行檢閱的「漫畫審查制度」，¹² 對本土漫畫創作帶來的各種限制與打壓。趁著起因於台日斷交的日本文化商品限制於 1975 年鬆綁之際，出版商透過各種手法引進日本漫畫，試圖讓日本漫畫通過審查（見註解 13），以填補台灣漫畫市場的銳減狀態（李衣雲，2002；葉原榮，2010）。然而這卻使台灣本土漫畫家深感不滿，他們認為充斥猥褻與暴力的日本漫畫才是應當被掃蕩的不良漫畫，進而於 1982 年到 1987 年間發動數次「漫畫清潔運動」，¹³ 其結果導致台灣漫畫家對國立編譯館提出送審的漫畫產量激減。1988 年「漫畫審查制度」廢止後，日本漫畫才終於透過台灣出版商被正式引進，直到今日，台灣的漫畫市場依舊以日本漫畫為大宗，BL 作品也正大光明地出現在各大書店和租書店裡，並且除了原創的商業誌之外，同人誌也被引進台灣，BL 市場的版圖逐漸擴大。除了 BL 文本的輸入之外，台灣本土的創作也逐漸興起，例如在同人誌販售會上，許多業餘的 BL 作家齊聚一堂，販賣自己創作的同人誌。此外，台灣也有不少漫畫出版社推出台灣漫畫家自創的 BL 商業誌漫畫，言情小說出版社也相繼推出

12 以「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為首，包括「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編印及送審注意事項」、「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審查標準」、「國立編譯館審查連環圖畫補充注意事項」、「審定執照發給辦法」、「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送審程序」、「編印及審查連環圖畫參考資料」等一連串的法律相繼通過。這些法律針對漫畫的內容、構圖、台詞、創作理念等，都有非常嚴格的審查標準（周文鵬，2007）。

13 「漫畫清潔運動」是台灣漫畫家牛哥（本名李費蒙，1925~1997）為抗議「漫畫審查制度」而發起的社會運動。「漫畫審查制度」之下，台灣本土漫畫家的作品接受異常嚴格的審查，但反觀日本漫畫卻因為透過修改而輕鬆通過審查，使台灣的漫畫市場被大量日本漫畫給占領。針對此一現象，牛哥大力撻伐日本漫畫，並以自己的力量擔起培養台灣本土漫畫家的任務，同時持續跟審查官司纏鬥了四年。其結果，牛哥於 1985 年獲得勝訴，旗下弟子朱德庸、敖幼祥、鄭問等新世代漫畫家的作品，也逐漸獲得肯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5%93%A5>（2011/11/24 閱覽）。

BL 系列作品，使台灣的 BL 文本產量亦日漸豐富。¹⁴

然而，BL 的移植與扎根，與所有的外來文化有著相似的路徑，也就是說，文化在移植的過程中，被移植的是做為文化產物的文本或商品，而支持整個文化的歷史背景與概念體系，並不見得也連帶被移植，甚至是被片段截取、並融合於當地的社會文化脈絡中，發展出在地獨特的方式。具體來說，檢視台灣與日本 BL 文化，可以發現兩者間最明顯的差異，表現在對 BL 文化的解讀方式。總體來看，日本的 BL 研究多半座落於源自少年愛的妄想美學歷史延長線上，去探討那樣的妄想美學與女性讀者之間的關係，例如女性讀者的視線（藤本純子，2001）、腐女群體的愉悅連結（笠間千浪，2001；東園子，2010）等，卻極少觸及做為另類情慾實踐的 BL 閱讀經驗，在整體社會的多元情慾結構中的位置。反觀台灣，不少研究則是在討論 BL 閱讀經驗挑戰社會性別秩序的可能性。例如鍾瑞蘋（1999）認為所有與同志題材相關的漫畫都可被統稱為「同性戀漫畫」（queer comic），但是張茵惠（2007）雖然部分贊同過去文獻將閱讀 BL 視為一種挑戰既有性別結構的實踐之看法，但由於 BL 所描繪的男男關係與男同志是處於不同次元的客體，因此除了不能將 BL 與現實世界的男同志混為一談之外，亦不能對於閱讀 BL 所帶來的實質社會挑戰效果賦予過高的評價。

除此之外，根據筆者的訪談與其他研究論文，台灣 BL 文化與同志社群或同志運動有一定程度的親近性。例如受訪者 L 表示，在高中時期初次發展女同志戀情時，剛好初次接觸到當時以為是「同志漫畫」的 BL 漫畫，並試圖從中理解所謂「同志」的世界；又如張茵惠

14 然而在台灣並沒有能夠確實翻譯二次創作「Yaoi」的詞彙，因此包含原作與二次創作的「（擬似）男同性戀」作品，都被通稱為 BL。

(2007) 的論文曾提到，某些腐女表示自己也經常瀏覽 BBS 上的男同志看板。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是由於 BL 文化在台灣的發展，並無日本 BL 歷史中對歐風異想世界、雌雄同體之少年愛的幻想美學做為基礎，而是以一種接近「同志漫畫」的概念被理解，而在這個過程中，便很容易與 90 年代勃興中的同志文化接軌，在邊緣情慾／性傾向主體認同摸索的過程中被挪用成為參照對象，因此可以說 BL 文化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意外地被「拼貼」在與同志文化鄰近的位置上，形成特殊的理解與實踐方式。

儘管 BL 文化移植到台灣後，與當地社會脈絡接合而發展出這樣的特殊性，卻不代表台灣的 BL 文化完全失去了「妄想」這個最基本的元素。因此接下來將分析台灣腐女的「BL 妄想」之建構與實踐，以探討「BL 妄想」之於情慾建構的創新意義。

五、台灣腐女的「BL 妄想」實踐

基於第三節對於「BL 妄想」的分析，要進一步探討腐女的妄想實踐時，必須聚焦於腐女對男性情誼（或「羈絆」）的解讀方式。訪談結果顯示，腐女的喜好與妄想模式非常多元，除了閱讀 BL 作品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運用「BL 妄想」的原理去做各種延伸，亦是 BL 妄想實踐的重要過程。例如受訪者 D 表示：「常常老師會放一些很久以前有代表性但因為太老很無聊的電影，這時候為了避免睡著我就會自己開始找萌點。」或是像受訪者 H 所說的：「日常生活隨處可萌，我朋友問說你覺得叉子跟刀子誰攻誰受？我很認真地說，我覺得應該是叉子攻吧。我朋友還特地傳簡訊問我，你覺得左手攻還是右手受？我說你專心上課好不好（笑）。」也就是說，除了文本作品當中

的男性關係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也可透過擬人化，成為「BL妄想」的對象。

仔細區分的話，另一方面，可依據妄想對象是虛構或實際存在的人物，進一步區分為「2次元」（僅存在於平面畫像中的虛構角色）、「2.5次元」（實際人物所演出的戲劇角色、特攝影片裡的英雄、在動畫或廣播劇中演出的聲優等），以及「3次元」（實際存在的人物，如演藝人員，或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人物）等不同層次。這三個層次的共通點，在於腐女如何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建構所謂「BL妄想」的原則。例如，在一般被認為是完全虛構的「2次元」世界進行「BL妄想」，也並非完全天馬行空。像受訪者 G 所述，她在動漫作品《網球王子》中尋找她覺得「萌」的配對時，是根據原作所描繪的角色關係、特定場景或對話內容去決定的。而受訪者 B 則表示，她非常喜愛動畫／遊戲《戰國 BASARA》中的「伊達政宗 × 片倉小十郎」的配對，是因為在歷史上這兩人就是非常緊密的主從關係，因此除了動畫與遊戲劇情之外，她更會查詢與這對主從相關的歷史資料，並將之解讀成 BL 配對的萌點。

另外，對於實際存在的「3次元」人物的妄想方式，如喜歡某視覺系樂團的受訪者 K、喜歡韓國偶像團體的受訪者 G、以及喜歡日本傑尼斯偶像團體的受訪者 L 均表示，團員們在舞台上的表演，或新聞雜誌上的採訪內容，都是去挖掘團員之間的親密關係、並進行「BL妄想」的絕佳材料。然而，這些實際存在過的場景或報導，並不是為了證明該兩名團員真為同志，而只是用來增加妄想說服力的證據。例如受訪者 G 表示：「大家都知道這是腦內妄想，一直希望他們成真，那可是有時候腦內幻想的東西成真後就會覺得『欸？！是真的嘛！』這樣。」受訪者 L 更表示：「我自己當然也知道那是幻想，可

是我的樂趣就在於，妄想到一種境界說服自己那是真的，我就會覺得很愉悅……如果是真的同志的話，他就是一個社會議題，有很多很實際的身分認同的問題，BL 妄想的話有趣的點是，掙扎的感覺，卡在兩者之間，大家都覺得狀況不明，搞曖昧的感覺。」

「3 次元」世界的「BL 妄想」除了體現在男性藝人之間真真假假的曖昧關係之外，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男男關係，也可以成為妄想的素材。例如受訪者 G 即表示：「常會看到學長他們走過來，感情很好，就會貼在一起……就是會覺得，真的還假的，他們在一起，就是腦內會開始幫他們想劇情。」也就是說，不管是哪個次元的「BL 妄想」，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做為「BL 妄想」之對象的男男關係，是以非同性戀為前提的親密友好關係，而腐女則以虛構的「BL 妄想」，去填補親密友好關係與同性戀關係之間的曖昧空隙。

腐女之所以得以自由發展「BL 妄想」，是因為主體不介入妄想對象的攻受關係之間，並盡量與妄想對象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不論是閱讀原創 BL 作品，或對 BL 以外的作品之男男關係進行「BL 妄想」的狀況，腐女不見得會把自己代入攻或受其中一方，而多半是如受訪者 A 所言，「腐女就是用旁觀的角度來看兩個男生的互動」。並且不只是看漫畫或小說的時候，像是看電影或電視劇，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各種能看到男性情誼的場合，都盡可能去觀察「攻受怎麼搞曖昧」（受訪者 B），腐女們就是透過這種從旁觀察的過程，將各種男性之間的同性情誼解讀成 BL 的攻受關係，實踐「BL 妄想」。

然而，除了主體與妄想對象的「距離」之外，「BL 妄想」的成立，亦即腐女如何將男男關係解讀成 BL 配對，更深受另一種意義的「距離」所影響。例如，前面提過有幾位受訪者喜愛「3 次元」世界的 BL 妄想，從其經驗可以得知，所謂的 BL 配對與男同志是不同層

次的，男同志情侶並不直接等同於 BL 配對，也無法在男同志情侶身上建構 BL 式的妄想。BL 配對之所以成立，正是由於配對中的兩位男性不可能為同志，但又有著緊密關係的各種蛛絲馬跡，因此腐女才能將之解讀為 BL 配對。就像受訪者 L 所言，對她來說，「他們不是真的同志，他們是快要那個怎樣，但是又什麼都還沒，但搞不好明天就……」的狀態之下的男性同性情誼，才會讓她覺得萌。接著 L 又繼續補充：「如果兩人都加入同志團體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當他們加入同志團體，我就不會再萌下去，就覺得距離感沒了。那就是身邊同志朋友的感覺。」

這種對於 BL 關係的解讀方式，該如何分析呢？東園子（2010）曾提到，正是因為男性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ity）和同性社交之間的連續性，使腐女所填入的「愛的符碼」產生效力；但筆者認為，反而應該去關注「愛的符碼」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亦即男性間的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的連續性是被截斷、且有距離的。腐女正是基於兩者間原有的連續性被截斷而產生的距離，才能透過「BL 妄想」將這個距離填補起來，也因此「BL 妄想」才得以成立。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歸納「距離」此一要素在「BL 妄想」中所代表的兩層意義。舉個極端的例子來說，有些腐女甚至會對自己的男友，與男友的男性好友之間的男性情誼進行妄想，這樣的妄想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腐女在進行妄想時，一方面將自己與男友的異性戀關係暫時切斷，並將自己抽離在男男情誼之外，做為一個完全的旁觀者，使自己與妄想的 BL 配對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確信男友與其男性友人的男性情誼沒有發展成男同志關係的可能，卻又有足夠親密的互動可做為妄想素材，因此才能以「BL 妄想」去填補此兩位男性的同性情慾與同性社交之間的距離。

基於上述對於「BL 妄想」的構成之分析，接下來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腐女如何從妄想獲得快感。腐女透過「BL 妄想」，建構出由攻、受兩個美男子組成的、相愛且互補的理想男男情侶關係，並將自己對理想戀愛關係的幻想，投射在兩個理想的美男子所構成的關係當中，進而建構出如同烏托邦一般的「BL 妄想」。腐女雖然在 BL 的攻受關係中看見她們對於戀愛關係的理想型，但她們基本上是帶著接近異性戀的觀點去看的。這乍看之下非常矛盾，但從這個矛盾點可以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攻受關係所表現的，是一種穩定且封閉的理想關係，做為旁觀者的腐女絕對無法介入此關係。而在傳統描繪異性戀關係的作品中，女角經常被描繪成消極被動的慾望對象，因此透過觀看 BL，腐女可避免閱讀異性戀題材的文本時，所接收到的強迫女性讀者對號入座的各種暗示，以便安心地建構對於 BL 配對那樣理想而穩定的伴侶關係的憧憬（上野千鶴子，1998）。

BL 攻受關係所表現的理想戀愛關係，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上野（1998）引用吉本隆明稱之為「對幻想」的近代社會戀愛觀來分析腐女的慾望模式。所謂的「對幻想」，是一種「如果不能處於一段相愛且緊密的伴侶關係當中就是不健全」的強迫觀念，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將之內化，因此無時無刻都在追求這種成雙成對、緊密相愛的關係。腐女也不例外地內化了這樣的「對幻想」，卻不願被困在不對等的異性戀關係中。前面提到 BL 攻受配對所呈現的理想戀愛關係，指的就是「雖然異質卻平等」的成雙成對的理想關係（上野千鶴子，1998）。因此腐女在閱讀 BL 時，會將作品中描繪的攻受關係或相關情節，拿來與自己過去的經驗或對於戀愛的理想相互參照，並從中獲

得共鳴，彷彿自己也體驗了理想戀愛關係一般，擁有幸福的快感。她們從 BL 中的純愛情節，以及強烈相愛的攻受所形成的、超越異性戀的理想關係獲得共鳴，因此所謂「萌」的幸福油然而生；就像受訪者 J 所說的，「看完之後可能會覺得恋っていいな～（談戀愛真好）」。¹⁵ 在這個過程中，腐女一方面與妄想對象保持安全距離，一方面以「BL 妄想」填補男男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的距離，透過以此為前提的「BL 妄想」，自由自在地建構自己對於理想戀愛的憧憬。

以上，筆者以「距離」這個關鍵為中心，解析了「BL 妄想」的架構。下個章節將把焦點移到「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上，探討更動態的妄想實踐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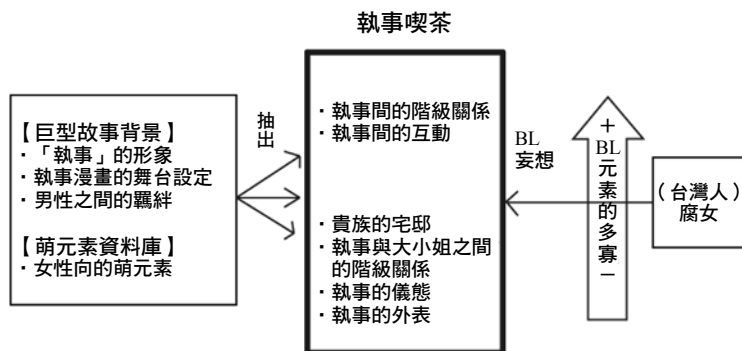
六、「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與情慾建構

在考察「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之前，筆者將先以參與觀察的結果為基礎，分析其構成的架構。在此，筆者援引大塚英志（1989）及東浩紀（2001）等學者對於二次創作構成原理的看法，把「執事喫茶」視為以某種特定概念或設定為基礎的二次創作產物，以說明「執事喫茶」的構成。

大塚英志與東浩紀分別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下，對二次創作的消費模式提出其看法。大塚（1989）提出所謂的「故事消費論」（物語消

15 受訪者 J 是本次受訪對象中唯一性傾向為雙性戀的腐男子，他表示會區分用「腐」的眼光或用男同志的眼光去閱讀 BL 文本：前者是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受關係，後者則是將自己代入攻或受的位置，去感受男男性愛帶來的情慾刺激。

費論），其重點是原作故事背後的舞台設定或整體世界觀（大塚稱之為「巨型故事／大きな物語」），並以此為前提進行二次創作的生產或消費。東浩紀（2001）則指出，進入後現代時期，御宅文化的消費方式亦發生轉變，在前個階段占有重要位置的舞台設定或世界觀這種「巨型故事」已不復存在，只剩下在故事中登場的各種角色屬性或構成元素，以脫離故事背景的方式被不斷累積，形成他所謂的「萌元素資料庫」。而這種後現代時期挪用各種萌元素去進行的二次創作，東浩紀稱之為「萌元素資料庫消費論」（データベース消費論）。



然而根據筆者的研究，這兩種消費型態似乎同時體現在「執事喫茶」的構成上。首先來看看日本「執事喫茶」的狀況（如圖三）。

圖三 日本「執事喫茶」

前面提過，從這間店規劃階段的營運部落格所募集的讀者意見即可發現，其概念是建立在「女性御宅族」對於（漫畫中經常呈現的）歐洲貴族宅邸裡「執事」這個特殊的僕役身分及其階級關係所抱持的想像上，以之為基本背景設定，並且在此想像背後，包含了許多女性

觀點所期待的萌元素（圖三左半部）。例如地毯、厚重木質家具、華麗吊燈等硬體裝潢，精緻雕花的餐具挑選、西式點心為主的菜單設計、以及以鈴鐺傳喚執事的服務設計，甚至執事的髮型、配件、或燕尾服的款式等外在形象，都可看出這個想像空間是由諸多萌元素所形塑出來的。此外，筆者的參與觀察與訪談也發現，「執事」的角色設定，以及執事與消費者的雙向互動，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於「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是重要的基本設定，因此不只對於執事在儀態、用詞、送餐服務等方面有既定模式的展演要求，消費者認為自己必須做出符合大小姐身分的舉止，或穿著符合大小姐形象的服裝等，也是不成文的默契（圖三中間）。透過這些元素，關於「執事」的想像世界即被呈現在「執事喫茶」這個與現實區隔的妄想空間。

在這由各種元素與設定共同交織成的妄想空間裡，消費者如何進行她們的妄想實踐？如圖三右半部所示，消費者可選擇接受以「大小姐與執事的上下關係」為基礎的「乙女系妄想」，也可以選擇將執事們的關係解讀成 BL 配對，去進行「BL 妄想」。例如為了呈現「乙女系妄想」的元素，執事們在對大小姐進行貼身服務時，不會過分靠近、冒犯大小姐的身分，透過這絕妙的距離感，製造出「大小姐與執事」之間的身分關係，並引發消費者的「乙女系妄想」。例如受訪者 A 就多次在訪談中表示，「從正後方送菜，那真是（令人）臉紅心跳」，從這裡即可看出，執事雖然與消費者做近距離的接觸，但那也只是一種既定服務方式的展演，這種近距離接觸雖然只是點到為止，卻反而更能引發消費者「臉紅心跳」的感覺。

除此之外，由於執事無微不至的服務與演技，讓女性消費者得以品嘗差遣男性執事、使執事為自己鞠躬盡瘁的快感，使得男尊女卑的性別體制，在那個特殊的情境下得以暫時逆轉。例如受訪者 C 在日

本「執事喫茶」的體驗：「(外套)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是放櫥櫃，出來的時候他幫你穿上去，他一開始會幫拿包包，等你穿好然後恭送你回家。」另外，日本的「執事喫茶」中有一項服務，是可以搖鈴請執事過來幫忙倒茶，針對這點，受訪者 B 表示：「我其實也可以倒茶，也不是沒有手。我會覺得怎麼會讓人家服務到這種地步。」透過上述的方式，女性消費者得以從這種以「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關係為基礎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中，體驗到男尊女卑的既有秩序被反轉時所帶來的優越感與愉悅。

另一方面，對腐女消費者而言，除了體驗被服務的過程之外，觀察執事們看似親密的互動，並將其往 BL 的方向解讀，亦是很重要的愉悅來源。例如，在日本的「執事喫茶」中，執事當中還區分管家(steward)、男僕(footman)等階級，執事間的階級關係對腐女來說，就是一個萌點。但另一方面，雖然執事之間有階級區分，但他們都是為大小姐服務而存在，因此從這點來看，執事之間的關係，其實又是平等而緊密的。例如受訪者 P 的觀察：「他們有個櫃子是放杯子，例如他們去放杯子拿杯子的時候，他們就會講話，就兩個人會偷偷地講話，或者是有那個感覺比較新進的執事，就會問一些事情，例如這要怎麼弄之類的，然後另外一個人就示範給他看。」腐女之所以能將這樣的場景做 BL 解讀，是因為透過對大小姐的服務所形成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使執事間的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的連續性獲得掩蔽，並且呈現被截斷的不連續狀態；而腐女透過「BL 妄想」，便可填補這被遮蔽且斷裂的狀態，將執事們的關係解讀成「異質卻平等」的 BL 配對，從中品嘗萌的滋味。

由於日本的「執事喫茶」運用各種萌元素與展演，去呈現對於「執事」的想像的基本設定，因此可說構成了一個結構緊密且具說服力的妄想空間。¹⁶ 在對此前提的共識下，腐女們如何能主動在「乙女系妄想」或「BL 妄想」兩種模式中自由切換，則與過往接觸 BL 的經驗或學習累積「BL 教養」的程度有關。比較腐女的經歷或對 BL 涉入的程度，就能清楚看出「BL 教養」的程度與妄想模式的切換之間的關係。例如受訪者 A 的興趣以乙女系遊戲¹⁷ 和聲優為主，雖然從大學時代開始接觸 BL，但她仍不太能接受有性愛描寫的作品。反之，受訪者 P 則是從國高中就開始閱讀翻譯版的日本耽美小說，現在她常利用業餘的時間撰寫以「niconico 歌手」¹⁸ 為主角的 BL 衍生小說。又或者像受訪者 K，她在訪談時提到，在日常生活中，會把周遭的物品擬人化，並把它們妄想成 BL 的配對。受訪者 A 主要是享受與執事的擬似異性戀關係所帶來的心動感，並從中建構「乙女系妄

16 如受訪者 C 表示：「很多台灣人去過日本的執事喫茶，去了以後會覺得出來好像做了一場夢，因為你進去以後跟出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17 乙女系遊戲是指「為身為乙女／少女（就算實際年齡已並非少女）的玩家所設計的遊戲」，或是「主角設定為十幾歲的少女的遊戲」。有名的代表作，如「遙かなる時空の中でシリーズ」（遙久時空）、「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 Girl's Side シリーズ」（純愛手札女生版）等，後者被認為是「乙女系」做為獨立體系發展的重要起點，此後專為女性設計的乙女系遊戲獲得了廣大的市占率，也開始衍生出 BL 導向的遊戲。<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9%99%E5%A5%B3%E3%82%B2%E3%83%BC%E3%83%A0>（2011/02/23 閱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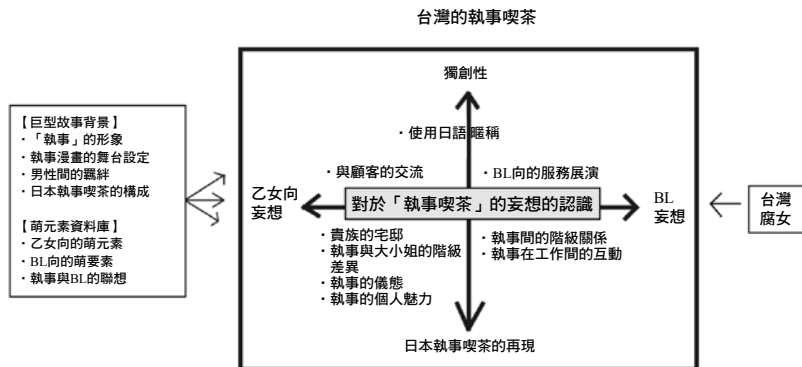
18 「niconico 歌手」的日文原文為「ニコニコ歌い手」，指在「niconico 動畫」網站上投稿自己唱歌的影片（歌ってみた動画）的業餘歌手。在該網站上，為了區別職業歌手與業餘歌手，將前者稱為「歌手」，後者稱為「歌い手」。<http://dic.nicovideo.jp/a/%E6%AD%8C%E3%81%84%E6%89%8B/>（2012/08/16 閱覽）。

想」。但反觀 K 與 P，則是一邊享受與執事的交流或互動，一邊觀察執事之間的關係，偷偷在心裡自由切換「乙女系」或「BL」的妄想模式。更極端的例子是完全不看 BL 的受訪者 C，她表示並不會去觀察執事們互動，而純粹是體驗「被當成大小姐服務」的感覺。相較於 A 與 C，K、P 兩人對於「BL 教養」的內化較為全面，也因此「BL 教養」的累積越深厚，就越能敏銳地察覺任何能做 BL 解讀的萌元素或蛛絲馬跡，藉以建構「BL 妄想」。

另一方面，如圖四所示，台灣「執事喫茶」的基本概念，也是試圖呈現一個「大小姐與執事」的想像背景，而日本「執事喫茶」的形象亦構成此想像的一部分，因為在裝潢、預約方式、服務流程的設計、及執事的形象建構上，都可以看到參考並再現日本「執事喫茶」的部分。但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諸如執事與消費者的熱絡交流、執事間的 BL 式互動，或是執事的日式姓名¹⁹等獨創特色。根據筆者與其中一名執事進行的訪談，他表示台灣「執事喫茶」的企劃與成立，並未經過循序漸進的嚴謹過程，而僅由出資者與數名員工經過數次討論與溝通便開店；開店後到穩定成形，幾乎都是執事靠著現場的經驗累積，順應狀況逐漸調整而來。因此可說在基本設定的部分，台灣「執事喫茶」並不像日本那樣，有一個關於「執事」的明確想像與世界觀。此外，當年剛好有許多以執事為題材的作品被大量引進台

19 根據日本「執事喫茶」的籌備部落格，雖然其創建的想像原型深受漫畫中呈現的歐洲貴族世界影響，但日本執事不取歐風的西洋名，而取日本名。根據筆者與受訪者聊的結果，推測可能是由於東方人的外型配上西洋名，會讓消費者無法融入執事的角色扮演。反觀台灣執事取日本名而不取台灣名，一來可能是模仿日本的操作方式，二來也是藉由日本這個異國意象，來製造與現實世界區隔的妄想空間。因此筆者視之為台灣「執事喫茶」的一項獨特性。

灣，²⁰ 在台灣腐女圈形成一陣不小的風潮，因此部分台灣腐女對「執



事喫茶」抱持著可以看到 BL 式互動的期待，也是可以想見。或許正因缺乏明確的基本設定，加上在台灣腐女圈的「執事」風潮影響，因此在消費者的期待與執事的觀察之下，逐漸發展出展演迎合消費者偏好之萌元素的特色。

20 例如《黑執事》漫畫與動畫，與日劇《咩妹的完美執事》等。

圖四 台灣的「執事喫茶」

並且，正由於這種背景設定較不完整、以萌元素為主的展演方式，使呈現出來的妄想空間結構較為鬆散，因此消費者對於妄想空間的理解較無法產生共識，對於其展演結果的解讀亦呈現明顯差異。比較台日「執事喫茶」的展演方式與消費經驗，最顯著的差異，就是執事與消費者之間友好關係的「乙女向表現」，以及執事間 BL 式互動的「腐女向表現」。但訪談結果顯示，對於這兩種表現方式，受訪者的意見和觀感非常兩極。關於前者，部分受訪者表示，與執事建立起的友好關係，能讓他們感到「療癒」，並進而與執事發展出擬似戀愛關係的「乙女系妄想」。例如受訪者 O²¹ 在談起她多次造訪台灣「執事喫茶」經驗時，主要圍繞在與執事們如同朋友般聊天互動的愉快經驗，以及每位執事的個人特色或魅力。但同時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執事喫茶」的基本設定應該是要表現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因此她們表示，顧客與執事之間的距離太貼近，甚至建立過於友好的關係，就無法呈現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反而破壞了她們的期待。

另一方面，執事與女性消費者間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也會對主體建構「BL 妄想」產生負面影響。前面提過，由於建構「BL 妄想」的重要前提即為，主體必須保持與妄想對象切割的距離，且異性戀關係應該被排除在 BL 妄想的架構之外，因此當執事與消費者的距離太過接近時，主體就無法確保建構「BL 妄想」的安全距離，「BL 妄想」的建構也會受到異性戀關係的干擾。

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執事刻意營造出的 BL 式互動過於

21 受訪者 O 除了閱讀 BL 作品外，也從事業餘的 BL 創作，但在訪談時表示已經很久沒寫了。筆者推測，或許當時已處於 BL 逐漸淡出生活的狀態，因此間接影響她關於「執事喫茶」的體驗與視角。

「不自然」，反而破壞了她們的「BL 妄想」。例如受訪者 F、N²² 均表示，該店既然名為「執事喫茶」而非「BL 喫茶」，就不應以執事之間的 BL 式互動來當作賣點，²³ 對她們而言，建構「BL 妄想」最重要的並非眼前的 BL 式展演，而是若有似無、隱晦曖昧的男性情誼。這就印證前面曾提及的，「BL 妄想」要能成立，男男之間的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隱晦的連續性，是必須被截斷的，否則腐女將無法發揮「BL 妄想」去填補兩者之間的距離，當然也就無法享受「BL 妄想」所帶來的歡愉。

從上述結果可看出，特別是在建構「BL 妄想」時，主體需要隨時調整自己與妄想對象之間的「距離」。因此比較閱讀 BL 文本與「執事喫茶」裡的妄想實踐，即能看出「距離」在建構「BL 妄想」上的重要性。由於對腐女來說，文本中的 BL 配對是完全處於異次元的他者，因此腐女得以與妄想對象保持適當距離，並握有操作妄想的主控權。但是在「執事喫茶」，腐女與執事處於同一空間，因此主體和執事之間的關係，以及執事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會隨時改變的。特別像是台灣的「執事喫茶」，當執事刻意做出 BL 式的互動時，對腐女來說，原本應該處於被動狀態的妄想對象，突然表現出展演妄想的主動性，腐女就喪失了操控妄想的完全主導性了。筆者將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主體握有建構妄想主控權的重要性。先看看受訪者 N 的經驗：

22 兩人均為大量接觸 BL 的腐女。

23 例如開設於秋葉原的「BL bar」，就是一個以 BL 的角色設定與表演做為賣點的小酒吧。消費者只要點其中名為「BL shaker」的調酒，即可指定任意兩位店員分別扮演攻與受的角色，依照消費者指定的性愛姿勢與情境，在消費者面前，一邊搖調酒杯，一邊演出。

比如說 A 來幫我們做桌邊服務，可能來上餐或幹嘛，因為都還沒有很熟悉，所以動作有一點生澀，B 剛好服務完隔壁桌就走過來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就抬起他的下巴，你知道這樣大小姐們會生氣嘛？靠超近的……我想說我不是花錢來看你們賣萌的啊！！我是來吃飯的啊……我覺得如果是不經意的就算了，他那個太故意。

另一個例子是受訪者 F 的經驗：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別桌的大小姐在上廁所……然後有人在問問題，正在聊得很開心的時候，那個大小姐出來了，大小姐出來的原則就是要幫她擦手，但是他在跟我們聊天，我們就坐在廁所的旁邊，當時好像是 ×× 在聊天，○○就一把過去，奪走他手上的毛巾，衝過去幫那個大小姐擦手，還有點責備地看了他一眼，我覺得好有趣！

這兩個場景，一樣都是執事犯錯受責備的場面，但表現指責的方式不同，消費者的感受也大相逕庭。受訪者 N 認為執事刻意做出的 BL 式互動，並不是她預期想看到的表現方式，因此感到不滿。反觀受訪者 F 的經驗，讓她仍保有自由解讀的空間。因此以上兩個例子顯示，腐女在建構「BL 妄想」的過程中，截斷男男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隱晦連續性的距離，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只有在腐女能確認此距離的存在時，才能確保建構「BL 妄想」的自由空間，並從中品嚐其所帶來的快感。

七、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為例，分析了台灣腐女如何透過「BL 妄想」的實踐來建構情慾。建構「BL 妄想」的基礎，在於切斷男男的同性情慾和同性社交之間隱晦連續性的「距離」，而且，腐女為了能自由解讀男性關係、自由建構「BL 妄想」，必須保持不與妄想對象產生異性戀關係的安全距離。透過這種刻意不與妄想對象發生關係的型態，腐女可以將各種萌元素自由地在腦海裡不斷進行編輯與解讀，並且從中建構愉悅的快感。這樣的快感，並不侷限於性快感，也不一定非與妄想對象發生接觸不可，更無須把自己代入文本中對號入座。這種快感的根源，是對於「理想戀愛關係」的共鳴，並且正因為腐女保有與妄想對象做切割的距離，才能有意識並主動地在妄想與自己的經驗或理想之間來回往返，從中建構想像中的幸福感。筆者認為，這就是從「BL 妄想」中看出的情慾建構方式。

本研究指出，在探討 BL 對於性別秩序所帶來的挑戰或顛覆之前，更應關注腐女如何實踐她們對於 BL 的喜好，以及創造愉悅的實踐過程。儘管台灣的 BL 文化並非扎根於日本那一套從「少年愛」開始發展的妄想美學與歷史，但從台灣腐女的「BL 妄想」實踐中，仍可清楚看到她們學習、內化並實踐著「妄想」這個元素的意義，及其所生產的愉悅。因此，本研究可說是對於國內既有的 BL 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關注焦點。

此外，本研究以「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當作分析對象，清楚地指出妄想實踐的動態性。由於在「執事喫茶」這個特定的空間中，主體（腐女）與妄想對象（執事）之間，或多或少都必然發生（擬似異性戀）關係。在「乙女向妄想」與「BL 妄想」等元素共存的時空

下，腐女勢必得思考該建構什麼樣的妄想，才能獲得適當的愉悅，因此腐女必須隨時調整自己與妄想對象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並且須考慮將自己置於何種位置。這樣的妄想方式，並非主體單方面握有完全的主控權，而是主體在與妄想對象互動的過程中隨時調整距離，所產生的全新的情慾建構型態。也就是說，腐女如何在與妄想對象的距離或關係不斷變化之中，一邊調整主體位置、以及與妄想對象的相互關係，一邊主動建構妄想，這樣動態的過程，才是「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中最重要的面向。

基於上述對於「執事喫茶」妄想實踐的分析，所得到的結論是，透過「距離」的調整所建構的「BL 妄想」，是一種非接觸性、非自我代入的情慾建構方式與實踐型態；透過這過程所建構的，是對於幸福戀愛的聯想、但與性快感不一定直接產生關聯的愉悅。而站在本文的結論之上，進一步去研究潛藏在「BL 妄想」與「執事喫茶」的經驗背後，台灣腐女對於日本文化所抱持的憧憬、渴求、興奮、歡愉等複雜的感情是如何作用，使妄想實踐與情慾建構變得更為動態且複雜，並以此為出發點擴大探討：在經過漫長政治歷史變遷而釀成的當代台灣社會脈絡下，表現在各種不同對象或情境中相似而複雜的對日感情之建構，及其與情慾建構型態之間的關聯性，則是今後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附錄：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性傾向	年齡	職業	執事喫茶 經驗有無	日語 能力 ²⁴	腐女／乙女 經歷	興趣領域	二次創作 之接觸或 實踐
A	女 異性戀	25~29	在日打工 度 假 一 年。已回 台。	日本○ 台灣○	○	大二開始， 約8年。	聲 優、假 面 騎 士、 乙女遊戲	消費
B	女 異性戀	20~24	日本留學 中。	日本○ 台灣×	○	國二開始， 約10年。	動漫、歷 史人物、 男 男 A 片 男優	消費、創 作（漫畫 或小說）
C	女 異性戀	25~29	在日留學 生。已回 台。	日本○ 台灣×	○	小學開始看 少年漫畫， 後轉向乙女 遊戲。	乙女遊戲 （無法接 受BL）	消費
D	女 異性戀	20~24	日本留學 中。	日本○ 台灣×	○	小學開始， 10年以上。	動 漫、 藝 人、 Vocaloid ²⁵ 角色	消費、創 作（漫畫 或小說）
E	女 異性戀	20~24	來日本交 換一年， 已回台。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 約8年。一 開 始 抗 拒 BL。	聲優、漫 畫、小說	消費、創 作（小 說）
F	女 異性戀	未 滿 20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小學時偶然 接觸到BL， 高二才開始 著迷。	小說	消費

24 ○代表流利，△代表尚可，× 代表不會。

25 Vocaloid 指的是YAMAHA開發的聲音合成技術、及其應用產品的總稱。使用者只要輸入旋律和歌詞，搭配程式原本採集的人聲，就能譜成有人聲配唱的歌曲。此外，Vocaloid也泛指這類程式的應用製品中所設定的人聲歌手角色，最有名的如初音ミク。<http://ja.wikipedia.org/wiki/VOCALOID>（2011/02/27 閱覽）。

G	女 異性戀	20~24	大學生	日本× 台灣○ (高雄)	×	小六時從BL 小說入門。	小說、漫 畫	消費
H	女 異性戀	20~24	大學生	日本○ 台灣×	△	國中開始， 約8年。	小說、漫 畫	消費
I	女 女同志	20~24	大學生	日本× 台灣○	△	大學開始， 約1年，正 值大量探索 期。	動漫、遊 戲	消費
J	男 雙性戀	20~24	大學生	日本× 台灣○	○	大一、二時 開始，約5 年。	動漫、遊 戲	消費
K	女 異性戀	25~29	受訪時待 業中。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 10年以上。	視覺系樂 團	消費、創 作（小說）
L	女 雙性戀	25~29	在美留學 的博士生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 10年以上。	動漫、傑 尼斯偶像 團體	消費
M	女 異性戀	25~29	上班族 帛琉出身	日本× 台灣○	△	大學開始， 10年以上。	動 漫 、 niconico歌 手	消費
N	女 異性戀	25~29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國中開始， 10年以上。	動漫	消費
O	女 異性戀	20~24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高一開始， 10年以上。	動漫、小 說	消費
P	女 異性戀	25~29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國一開始， 10年以上。	漫 畫 、 小 說 、 niconico歌 手	消費、創 作（小說）
Q	男（執 事）	20~24	台灣碩士 生	日本× 台灣○	○	對BL沒特別 興趣。	一般向動 漫	不明

參考文獻

- 周文鵬（2007）《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張茵惠（2007）《薔薇纏繞十字：BL 閱讀人文化研究》，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原榮（2010）《王子的國度：台灣 BL（Boy's Love）漫畫迷的行為特質與愉悅經驗之研究》，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鍾瑞蘋（1999）《同性戀漫畫讀者之特性與使用動機之關聯性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上野千鶴子（1998）《発情装置》。東京：筑摩書房。
- 大塚英志（1989）《定本 物語消費論》。東京：角川書店。
- 水間碧（2005）《隠喩としての少年愛》。東京：創元社。
- 石田美紀（2008）《密やかな教育——“やおい・ボーイズラブ”前史》。京都：洛北出版。
- 北村夏実（2010）〈腐女子を潜在化させるものは何か——オタク集団内のホモソーシャルリティからみる彼女たちの規範〉，《女性学年報》，31: 32-55。
- 米沢嘉博（1980）《戦後少女マンガ史》。東京：新評社。
- 李衣雲（2002）〈台湾漫画が文化の場に占める位置の転換〉，《東京大学社会学部研究所紀要》，62: 191-216。
- 杉浦由美子（2006a）《オタク女子研究：腐女子思想大系》。東京：原書房。
- 杉浦由美子（2006b）《腐女子化する世界——東池袋のオタク女子たち》。東京：中公新書ラクレ。
- 東浩紀（2001）《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

東京：講談社。

東園子 (2009) 〈女性のホモソーシャルな欲望の行方——二次創作「やおい」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大野道邦、小川伸彦編集《文化の社会学：記憶・メディア・身体》，263-280。京都：文理閣。

東園子 (2010) 〈妄想の共同体——「やおい」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ける恋愛コードの機能〉，東浩紀、北田暁大編集《思想地図 vol.5 特集・社会の批評》，249-274。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堀あきこ (2010) 〈ヤオイはゲイ差別か？〉，好井裕明編集《差別と排除の〔いま〕⑥ 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多様性と排除》，21-54。東京：明石書店。

笠間千浪 (2001) 〈《解釈共同体》としての「やおい」サブカルチャー〉，三宅義子編《叢書現代の経済・社会とジェンダー 第3巻 日本社会とジェンダー》，219-246。東京：明石書房。

神原史保美 (1998) 《やおい幻論》。東京：夏目書房。

藤本純子 (2001) 〈女性の「性」をめぐる眼差しの行方——少女マンガとしての“男性同性愛作品”の変容を手がかりに〉，《大阪大学日本学報》，20: 133-152。

Irigaray, Luce (1977) *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棚沢直子等譯 (1987) 《ひとつではない女の性》。東京：勁草書房。

Rose, Jacqueline (2004) *States of fantas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dgwick, Eve (198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上原早苗、亀澤美由紀譯 (2001) 《男同志の絆：イギリス文学とホモソーシャルな欲望》。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in “BL Fantasy”: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Fujoshi*’s Fantasy Practices in “Butler Cafés”

Wei-Jung Chang Divis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Gender Studies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Ochanomizu University

BL (Boys’ Love) is a subgenre of *Shojo Manga* (Girls’ Cartoon Books) in Japan; these describe male homosexual stories and have been popular since the 1970s. Research into BL in Taiwan tends to consider reading BL as a kind of Queer reading or sexual practice because it challenges the gender structure. However, in this paper, I focus on “fantasy,”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reading BL texts, and emphasize the dynamics of the fantasy practice of *Fujoshi* (girls who love BL).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BL fantasy, I try to explain how *Fujoshi* practices yield specific meanings of pleasure and sex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BL fantasy: these depend on rereading male relationships into BL coupling.

I di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Butler Cafés” to observe the role playing of the butlers and waiters — these imitate the behavior in the cartoon books — and did interviews with Taiwanese *Fujoshi*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fantasies as customers in “Butler Cafés,” to reac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On the one hand, a *Fujoshi* makes distance between the object of fantasy and herself, in

order to freely reread or arrange her imagination of the male relationships into BL coupling. On the other, a *Fujoshi* uses BL fantasy to fill up the “distance” or discontinuity between male homoeroticism and homosociality, which otherwise might seem to be continuous. It is through BL fantasy that a *Fujoshi* makes herself free from the rigid one-way heterosexual mode of projection of “female reader vs. male character,” so she can imagine her own resonance with the abstract pleasure of an ideal romantic relationship. The field study of “Butler Cafés” emphasiz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fantasy practice. That is, the role play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ujoshi* and butlers not only realize fantasy, but also make a *Fujoshi* adjust her position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herself and the object of fantasy under a situation where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 and object changes frequently, with the effect of constructing pleasure through BL fantasy.

Keywords: sexuality, Taiwan, *Fujoshi*, fantasy, homosociality

◎作者簡介

張瑋容，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創成文化科學研究科，專攻性別學際研究。

〈聯絡方式〉

Email: r94325006@ntu.edu.tw